

百合网事

顾韦华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百合网事

顾韦华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合网事 / 顾韦华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305-09977-9

I. ①百… II. ①顾…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427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百合网事
主 编 顾韦华
责任编辑 冯晓哲 王薇薇
责任校对 吕元明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5.75 字数 145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9977-9
定 价 15.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南京大学小百合 BBS 创办至今,已经 15 周年了。15 年来,小百合已经成了我们南大人心中最美的花朵,提起“小百合”这三个字,我们会油然而生清新而温暖的感觉。小百合成了我们南大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在小百合里,每天都可以看到同学们在这里倾诉喜怒哀乐,这种倾诉成了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大学生活因这种倾诉而改变。

在小百合里,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分享,每一种新感觉、新发现、新作品都丰富了我们的校园生活。

在小百合里,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碰撞,小百合记录了每一回思想和观念的碰撞,这同样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

为了永久珍藏小百合的精华,我们选取了在小百合上曾经被广为传阅的一组美文,汇聚成这样一本小册子,为小百合、更为我们的大学生活留下一份永久的记忆。

今年是南京大学建校 110 周年,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大学、我们的母校,也献给“混迹”百合的每一位朋友。

南京大学小百合 BBS 站务组
2012 年 5 月

目 录

序

只恨当时未将你细打量

- 可爱的南京 3
 一个旅途中的冬夜 6
 夏天的薄暮 9
 人不如故 16
只恨当时未将你细打量 19
 秋：桂花 21
 深巷明朝卖杏花 25
 又到银杏成熟时 28
 家宴：一场爱的戏法 31
 父亲，我的父亲！ 34
 每逢佳节倍思亲 41
 栀子记 45

傻丫头，那些韶华我们在一起

- 我愿化身石桥 49
 陶 戒 53
 猫有猫品 57
 蜉蝣于世 61
 阿 萝 68
傻丫头，那些韶华我们在一起 73
 新华字典 77
 扬州·春风十里 82
如果在草地上，请打个滚 88



夫妻店 92

时间的河 95

你有没有读懂星星的眼睛

青年、爱情和幸福 117

《惶然录》——惶然的灵魂默默死去 119

双子座的舒曼 124

离别曲·陈珊妮 127

你有没有读懂星星的眼睛——看《地球上的星星》 131

想是今生缘浅，何必苦不堪言——读简媾 134

城市有时让生活更美好 143

梭罗和他的荒野之诗 145

左手凡·高 右手凯撒

毕业记：不与文学说再见 151

2012，年初的遐想 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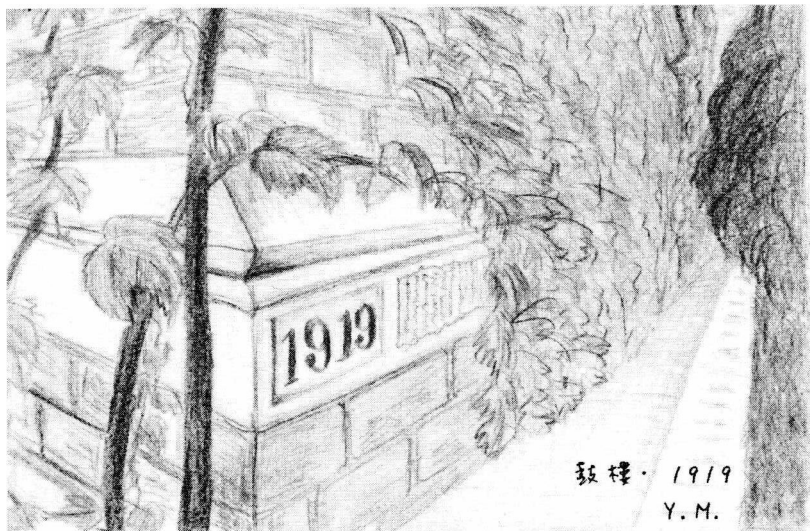
日本的遗产保护告诉我们什么 162

左手凡·高 右手凯撒 168

南大絮语 171

后 记 176

只恨当时 未将你细打量



Shoo 《手绘南大》



可爱的南京

Freetea

南京一直是遥远的,遥远有多远?她不止是火车上轻描淡写的697公里,而是脑海里回忆与现实的距离。南京一直是逃避的,逃避去何方?她不止是地图上两点之间的距离,而是心理上一念所致的些许偏差。南京应该是什么样子,突然有点模糊的感觉,四年的时间淡化了所有的阴冷潮湿、酷暑难耐、帝王坟墓、乌衣人家。适年,我终究是带着遗憾和感伤仓皇离开,蔼蔼氤氲里残留着的怅然气息挥之不去。值此,南京便化作了前朝王相,剩了孤魂在记忆里惨淡萦绕,不闻不问,不想不碰。那是我留在身后的南京。

南京不是个多雪的城市,只是每年圣诞的时候,便有雪意,或大或小前来应景。新街口总是装饰得金碧辉煌,马路上则照例人头攒动、水泄不通。3月,南京又雪,上次南京三月雪还是我毕业那年——友人特意传了当时照片以示证明。即使是太阳雪也不是第一次吧。雪化之后,匆匆前往。夜晚上车,黎明便至,稍微打了个盹,眼睛闭合之间,已换了不同的地方。或者仍然是相同地方,只是人为地改了名字,唤做南京。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我对叫做城市的地方总是充满了平静,不那么欣喜。从一座城池前行到另一座城池,火车晃啊晃的,可是一睁开眼,一样的高楼耸立、热闹喧嚣、拥挤不堪,一模一样看不到任何不同。我开始怀疑漂泊的含义,从哪里行走,到哪里停留,都只是自己给自己找的借口。所有的地方都一样,只是心情会有不同。



意外地发现了郑州的繁荣，一如发现南京的衰老，那种灰败落寞的样子像雕刻一样在记忆里打上印痕。南京的基调大抵总是灰色的，饱经沧桑的灰色城砖，在江南的纤细柔软中支撑着她的生命。熟练地进地铁，点四站路，等待地铁报出糖果车站——我喜欢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比珠江路站多了太多含义。出地铁口，四下张望，定了定神才辨清方向，那一瞬间的陌生让我心绪复杂，这里不再是我的南京了。难得一个草长莺飞的好天，只穿了帽衫却依旧暖意融融。背着背包手插口袋走在青岛路上，走在汉口路上，走在校园里，经过四舍，穿过生活区，我一步一步丈量着自己过去的岁月，物事依旧，迎面走来的孩子们朝气蓬勃，而我已青春不再。有一只小鸟从头顶上嗖地飞过了。

老友相见，相谈甚欢，岁月匆匆逝去，只是她们在我眼里似乎从未改变，我依旧能读懂她们脸上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抹眼神。在心里默念了许久的一些人，关系或远或近，熟悉或陌生，可真切地见到，又怎会压抑住内心狂喜，又怎会表现得无动于衷。是的，她们一直在那里，等我前来，赐我祝福，给我拥抱，送我微笑。她们给予我的友情，浓厚深沉，依依不舍，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还愈久弥新。跟师妹的对话非常之少，就像跟家人在一起时相互沉默一样。我只是远远地观望着这个孩子的生活，跟大人完全不同的生活，默默祈祷。我自己并不是个合格的大人，只是看到孩子的时候，才会觉得，原来那样肆意挥洒的时光，才可以叫做孩子。孩子，多么单纯美好的字眼；孩子，我再也回不去当年的意气风发。

我应该是不爱南京的，这个阴雨连绵的城市，留给我的只是阴郁和残忍，磨光了棱角的岁月。我很多次跟南京擦肩而过，我在火车上给旁边的人讲长江大桥，讲正对着火车站的玄武湖，讲佶屈聱牙的南京话，讲间歇性抽风的公交车，然后安心地等待火车开远。我没有去过总统府，没有看过中山陵，没有走过民国路，



更没有拜访过成贤街。我抱怨她的坏天气,抱怨她的坏交通,抱怨她没有归属感,抱怨她为什么不叫北京。我是那么地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城市我会彻底忘记,像陈旧的蜘蛛网一样轻轻从案头扫去。我是那么地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城市会像非洲的某个不知名的城市一样跟我完全无关。可我走在熟悉的道路上,仿佛置身于时空隧道,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温暖,慢慢清晰。

我始终还是爱南京的,我来过这里,挣扎过、生活过、激昂过、低沉过,即使我一次又一次的远离,在各种的新建筑物里迷失了自己,我依然能感受到她的心跳,倾听到她的召唤。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长江,吃到了烧卖饭团;第一次看到了明城墙和北大楼上的爬山虎;我在这里第一次坐到了“马自达”,吃到了桂花鸭;第一次牵男生的手和出游杭州;我在这里第一次和朋友围困紫金山,夜游秦淮河;第一次和室友跑去做促销,挑灯玩扑克。

直至今日,我依然愿意爬上小百合来更新南京的信息;我依然愿意在别人贬低南大的时候来为南大辩护;我依然愿意尽心尽力捍卫南大计算机系的荣誉。即使在我看不到尽头的绝望里,我也依然愿意相信,南大会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

只是,我不再强迫自己怀旧;不再为火车经过南京长江大桥而心潮澎湃;不再为高速公路旁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的牌子而暗自动容;不再为南京鸭血粉丝汤、鸡汁小汤包眼前一亮。此后多少年,南京依然是南京,我亦可以平和地到来,平和地离去。我留下太多的记忆在这里,连同我的青春美好通通奉献出来。我不再记着她的残忍,只记着她的可爱。



一个旅途中的冬夜

Sjasmin

某年的2月，我在多伦多。

加拿大的冬天很冷，下雪的时候就更冷了。到达的时候是夜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雪里，吱嘎吱嘎的声音听得我竟有些心惊，似乎带着回响，无法遏制地传播到远处——深夜的多伦多，没有任何其他声响，像一座空城。

幸好街灯是温暖的黄色。我和我的影子相伴，哆哆嗦嗦地走到了旅舍。

上楼，掏钥匙，门忽然开了。一位阿姨笑咪咪探出头来：

“我听见你来的声音了。”我有些许吃惊。一般来说，住这种便宜通铺房间的都是我这样的年轻学生，没想到有中年人也跟我们混居一处。

她热情招呼我进来，仿佛她是那里的主人，“你吃完饭没，我帮你下碗面条吧。”我扑打着身上顽固不化的雪花，开始打量眼前这位忙着做饭的妇人。听她的口音，毫无疑问是日本人。不过她为什么要独自一人跑来这里呢？

热腾腾的面上来了，我吃得很香。

“谢谢你。”我说道。

“不用客气。”她的语气似乎很恭敬，并不像一个长辈对晚辈的口气，“你是来旅游的吧。”“是的。我来自中国。”“啊，中国！”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式感叹，即使用了英语也还是带着日语的语气——“我来自日本，我在这里已经一个月了。”一个月！我愈



发好奇了！在这个地广人稀、无甚趣味的地方呆一个月干什么？似乎不容得我多想，她又开始了自我介绍，“我去过很多地方旅行，不过来这里还没有去大瀑布呢。”她笑着，“我每次旅行，都要带一个电子琴陪伴我。”随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一架电子琴。不大，键盘上面有很多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按钮。

“我为您弹奏一曲吧。”她仍旧是笑着，分明是日剧里那种穿着和服梳着发髻的和蔼和伯母。

她开始弹琴唱歌，有点出乎意料，她弹得并不是很好。很简单的旋律，嗓音也有略微干涩。但她唱得很投入，一种苍凉的调子。我不知道歌的名字，只觉得是典型的日本民歌，像那首《四季歌》带给我的感觉。她把每句的开头都唱得很重，仿似庙里的那种鼓点。我竟然听得入迷，恍惚间忘了这是北美的冬夜。

我好像坐在日本乡间的神社外。

她唱了三首。听罢，我鼓起掌来。

“你会弹琴的吧？”她问道。

“很遗憾，我不会。”“那么，你应该学学的！电子琴学起来很简单。这样，你在旅行的时候也可以带着琴弹了。”

“希望可以吧。”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谁会背着架琴跑来跑去，真是奇怪！”她又问我想不想去蒙特利尔，我说时间来不及。

“那真是可惜呢。据说蒙特利尔很值得一游。”她收拾着桌上的杂物，“我准备去趟蒙特利尔。我女儿在英国读书，我刚刚看她过来……”她又开始像话家常一样同我讲她的女儿，我心不在焉地听着，我一向对中年妇女的唠唠叨叨没什么兴趣。后面她似乎又讲着旅行的经历、退休后的生活等等。我只觉得疲倦，于是便道了晚安，“您唱得很好呢。”“谢谢。祝你玩得愉快。”她还是带着平和的笑容。

第二天，我参观了著名的大瀑布。冬季的瀑布，水不大，上游



已经结冰,有种凝重的美。

回到住处,我发现桌子空空如也。她的行李也不见行踪。我跑到厨房,盥洗室,都找不到她。

我心想可能她出去玩了吧。说不定她也去大瀑布了?我等了一会,却等来几个邈邈遑遑的年轻学生。他们同我热情地打招呼。然而我心里有点慌乱,跑到前台一问,那位阿姨已经离开了。

我有点懊恼地坐在床上。心里充满着后悔: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没有问联系方式,记不清歌的旋律,甚至,都不能准确描述出她的长相!她是我遇见的一位好人,帮我做面吃,给我弹琴听……在这疲惫而寒冷的旅途中,添了很多安慰和温暖。而我,却还不知她姓甚名谁,也没有来得及说一声谢谢。而且,我还很想听她的故事、她的经历,关于弹琴、关于旅行。可是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人在世上,犹如繁星在空,这次分别,不知还能否相见。这种缘分,真是可遇而不可求。

自那以后,我又行走了很多地方。我常常想起她——无论是否在旅行中。我越来越羡慕她,羡慕她可以带着琴走遍一个个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还没能带着琴旅行。但是遇到她之后,我发现了旅行的歌声:在漫漫途中,在每一个新奇的地方,在旅行者的心中,都充满了美妙的歌声。



夏天的薄暮

Ranallyronal

那时节榕树上爬满了一堆聒噪的虫蝉，吵得我不得安宁。于是我随手捏起一根绚烂得像蝴蝶般的枯木，意欲击碎整个夏天的烦躁与不安，然后一路欣喜地给临街的人们讲讲安静的故事。

吉他的声音很好听，尤其是从低沉的音响中蹦跶出来的那种一丝一丝的感觉，就像夏天的时候坐在临街的窗前感受到的偶尔掠过的微风一样，惬意而凉爽。什么天上的云啊，花贩手里残留的微香啊，都混合在一起，等到我将要举起折扇摧残墙角上的蜘蛛时就很合时宜地流窜了过来，仿佛带着嘲笑的口吻在说，是该出去旅行旅行的时候了。

清晨，趁着薄薄的雾气，我随手裹装了些许行李，慢慢腾腾地跨上自行车，悠悠地骑到小镇外的十字路口，然后开始为行进的路线而发愁。往东面，是一个灵异的村庄，据说很多年前出现过一个蝴蝶精，而且村里净是一些懒散的棋手；往西呢，我倒是很愿意，因为有蓝蓝的湖水和浓郁的树林，一路上的人家也不多，他们不善打交道，但想来应该也很善良；南方，如果在冬天想到它，我会觉得浑身的温暖，但小镇的南面却是个十分严肃的村庄，村民们总是小心翼翼，说话很简短，而且几乎全是真知灼见，令人喘不过气；想一想，也只有北边我没有去过了，以前这里一直被封禁，据说是因为有什么古代遗迹，需要进行封锁勘察，但几年过去了，也没什么新的消息传来，政府派来管理的人也松散了很多，要冲过去不是什么难事。



犹豫了几分钟，我还是决定一路向北，心中甚至还暗自窃喜，想着要是碰到个像夏尔或者马贡多一样的村庄该有多好啊。最坏的打算就是，那里是有着一个喋喋不休的将军的流放地，这倒着实能惊出我一身冷汗。不过谁知道呢？我已经很久没有旅行过了，就连住在我家房梁上的燕子都看厌倦了我这张日渐衰败的面容，信誓旦旦地说，明年的夏天一定要飞到更北的小镇。

钢琴的声音总是沁人心脾，而且它的表现力全面而丰富，不过却不能作为流浪艺人的乐器，因为不够轻盈。当音乐发展到如今的年代，除了传统乐器，人们大可勇敢地开拓很多新鲜的撞击乐器。电子音乐的出现使得人们越来越不再需要利用灵感来记谱，音乐的创造似乎也可以烙上了科学的印记。所以如果偶尔能听到清新自由却又充满了灵性的曲风，我是一定想要了解一下这些在喧嚣的年代隐匿着的寂寞艺人。

我在沼泽里骑着自行车，耳边跟随的是收音机传出的旋律，这让我衍生了无限的遐想。其实我一直向往着自己尝试着做一个流浪艺人，不过现在看来，顶多也只能是一个流浪的异人了。我们的小镇处在内陆，与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几乎格格不入。当年我父亲也还算是个富有远见卓识的人，他用毛驴驮着我走了一天一夜到了县城，托朋友关系让我读上了县里的高中，而我也稀里糊涂地考上了东部的一所大学。父亲说，你得出去见见世面。结果，我上大学的时候什么事都没干，整天躲在图书馆里看一堆乱七八糟的书，那情形就像奥雷良诺将军的父亲躲在炼金试验室里进行发明创造一样，而我同样也有着雄心和壮志。

当然，我不会把手放在冰块上起誓，也不会邀着氏族的兄弟们去东巡大海，不过却对孤独这个话题充满了十足的兴趣。

路，越走越荒凉，路上也没见着什么怪异的陌生人，我远远地看见前面有间茅草屋，就想要过去讨口水喝。慢慢地走近茅草屋时才发现，这原来是间铁匠铺，风箱旁站着个精瘦的老头，正



冲我颌首微笑。我说明来意之后，老人立即用葫芦瓢给我打来了凉水，并问我是不是骑游爱好者。我说不是，就是自己出来玩玩。他又问我要到哪里去玩。我说，不知道，没什么目的，边走边看，说完后不知所措地一笑，顺手抹去了嘴角上残留的清甜的泉水。

老人还在嘟哝着什么，我却没能听清，本想立即走人，但又觉得太没礼貌，于是慢慢地走近老人的风箱前客套地问道：“嗯，老人家，您一个人住这里么？”

听到我在发问，老人立即用满脸的皱纹堆出可爱的笑容：“再往前走一段就是村口了，记得没错的话，以前倒是有过成群的骑游队经过我们的村庄，不过像你这样一个人过来的，倒是没见过。”

礼貌性的问答完毕后我跨上自行车，跟随着尘土飞扬的乡村公路朝老人示意的地方继续行进。将进村口的时候，大槐树下突然跳出一个小孩冲我跑过来。我一惊，紧紧地捏住刹车，但却眼看那小孩一脸扑倒在地，哇哇地大哭了起来。我精神受到刺激，一时没反应过来，等到清醒时就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手中抱着小孩在絮叨着什么，旁边慢慢地也围过来了好多人。我心想，这下有麻烦了。

然而他们似乎并不理会我，有人找来纱布给小孩止住了血，中年妇女则一直在絮叨个没完，偶尔更是激动地朝小孩的屁股上狠狠地来一巴掌。我听着小孩的哭声实在是很揪心，一时又惊慌失措不知道说什么，于是忽然大声叫道：“还是送去看医生吧。”

小提琴的声音往往能很好地牵动人们的感情神经，特别是在忧郁的时候，它的表现力比我们那婉转的二胡来得更要高亢一点，少了几分软软的呻吟，因此也掩盖了些许无力的哀怨。

人们的感情被一丝一丝地剥开来，用有组织的乐音来进行着连接和修饰，乐音的强弱、疏密、明暗、起伏、断连都影响着我们的脉搏和情感。仅仅依靠灵感和悟性，人们就能让乐音在不同